第二十五回　鮑文卿南京遇舊　倪廷璽安慶招親

話說鮑文卿到城北去尋人，覓孩子學戲。走到鼓樓坡上，他纔上坡，遇著一個人下坡。鮑文卿看那人時，頭戴破氈帽，身穿一件破黑紬直裰；腳下一雙爛紅鞋，花白鬍鬚，約有六十多歲光景；手裏拿著一張破琴，琴上貼著一條白紙，紙上寫著四個字道：「修補樂器」。鮑文卿趕上幾步，向他拱手道：「老爹是會修補樂器的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正是。」鮑文卿道：「如此，屈老爹在茶館坐坐。」當下兩人進了茶館坐下，拿了一壺茶來喫著。鮑文卿道：「老爹尊姓？」那人道：「賤姓倪。」鮑文卿道：「尊府在那裏？」那人道：「遠哩，舍下在三牌樓。」鮑文卿道：「倪老爹，你這修補樂器，三弦、琵琶，都可以修得麼？」倪老爹道：「都可以修得的。」鮑文卿道：「在下姓鮑，舍下住在水西門，原是梨園行業。因家裏有幾件樂器壞了，要借重老爹修一修。如今不知是屈老爹到舍下去修好，還是送到老爹府上去修？」倪老爹道：「長兄，你共有幾件樂器？」鮑文卿道：「只怕也有七八件。」倪老爹道：「有七八件就不好拿來，還是我到你府上來修罷。也不過一兩日功夫，我只擾你一頓早飯，晚裏還回來家。」鮑文卿道：「這就好了。只是茶水不周，老爹休要見怪。」又道：「幾時可以屈老爹去？」倪老爹道：「明日不得閒，後日來罷。」當下說定了。門口挑了一擔茯苓糕來，鮑文卿買了半斤，同倪老爹喫了，彼此告別。鮑文卿道：「後日清晨，專候老爹。」倪老爹應諾去了。鮑文卿回來和渾家說下，把樂器都揩抹淨了，搬出來擺在客座裏。

到那日清晨，倪老爹來了，喫過茶、點心，拿這樂器修補。修了一回，家裏兩個學戲的孩子捧出一頓素飯來，鮑文卿陪著倪老爹喫了。到下午時候，鮑文卿出門回來，向倪老爹道：「卻是怠慢老爹的緊，家裏沒個好菜蔬，不恭；我而今約老爹去酒樓上坐坐，這樂器丟著，明日再補罷。」倪老爹道：「為甚麼又要取擾？」當下兩人走出來，到一個酒樓上，揀了一個僻淨座頭坐下，堂官過來問：「可曾有客？」倪老爹道：「沒有客了。你這裏有些甚麼菜？」走堂的疊著指頭數道：「肘子、鴨子、黃悶魚、醉白魚、雜膾、單雞、白切肝子、生燠肉、京燠肉、燠肉片、煎肉圓、悶青魚、煮鰱頭，還有便碟白切肉。」倪老爹道：「長兄，我們自己人，喫個便碟罷。」鮑文卿道：「便碟不恭。」因叫堂管先拿賣鴨子來喫酒，再燠肉片帶飯來。堂管應下去了，須臾，捧著一賣鴨子，兩壺酒上來。鮑文卿起身斟倪老爹一杯，坐下喫酒，因問倪老爹道：「我看老爹像個斯文人，因甚做這修補樂器的事？」那倪老爹歎一口氣道：「長兄，告訴不得你！我從二十歲上進學，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。就壞在讀了這幾句死書，拿不得輕，負不得重！一日窮似一日，兒女又多，只得借這手藝餬口，原是沒奈何的事。」鮑文卿驚道：「原來老爹是學校中人。我大膽的狠了。請問老爹幾位相公？老太太可是齊眉？」倪老爹道：「老妻還在。從前倒有六個小兒，而今說不得了。」鮑文卿道：「這是甚麼原故？」

倪老爹說到此處，不覺悽然垂下淚來。鮑文卿又斟一杯酒，遞與倪老爹，說道：「老爹，你有甚心事，不妨和在下說，我或者可以替你分憂。」倪老爹道：「這話不說罷，說了反要惹你長兄笑。」鮑文卿道：「我是何等之人，敢笑老爹？老爹只管說。」倪老爹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是六個兒子，死了一個，而今只得第六個小兒子在家裏，那四個……」說著，又忍著不說了。鮑文卿道：「那四個怎的？」倪老爹被他問急了，說道：「長兄，你不是外人，料想也不笑我。我不瞞你說，那四個兒子，我都因沒有的喫用，把他們賣在他州外府去了！」鮑文卿聽見這句話，忍不住的眼裏流下淚來，說道：「這是個可憐了！」倪老爹垂淚道：「豈但那四個賣了！這一個小的，將來也留不住，也要賣與人去！」鮑文卿道：「老爹，你和你家老太太怎的捨得？」倪老爹道：「只因衣食欠缺，留他在家，跟著餓死，不如放他一條生路！」鮑文卿著實傷感了一會，說道：「這件事，我到有個商議，只是不好在老爹跟前說。」倪老爹道：「長兄，你有甚麼話，只管說有何妨？」鮑文卿正待要說，又忍住道：「不說罷；這話說了，恐怕惹老爹怪。」倪老爹道：「豈有此理。任憑你說甚麼，我怎肯怪你？」鮑文卿道：「我大膽說了罷。」倪老爹道：「你說，你說。」鮑文卿道：「老爹，比如你要把這小相公賣與人，若是賣到他州別府，就和那幾個相公一樣不見面了。如今我在下四十多歲，生平只得一個女兒，並不曾有個兒子。你老人家若肯不棄賤行，把這小令郎過繼與我，我照樣送過二十兩銀子與老爹，我撫養他成人。平日逢時遇節，可以到老爹家裏來；後來老爹事體好了，依舊把他送還老爹。這可以使得的麼？」倪老爹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就是我的小兒子恩星照命。我有甚麼不肯？但是既過繼與你，累你撫養，我那裏還收得你的銀子？」鮑文卿道：「說那裏話，我一定送過二十兩銀子來。」說罷，彼此又喫了一回，會了帳。出得店門，趁天色未黑，倪老爹回家去了。鮑文卿回來把這話向乃眷說了一遍，乃眷也歡喜。次日，倪老爹清早來補樂器，會著鮑文卿，說：「昨日商議的話，我回去和老妻說，老妻也甚是感激。如今一言為定，擇個好日，就帶小兒來過繼便了。」鮑文卿大喜。自此，兩人呼為親家。

過了幾日，鮑家備了一席酒請倪老爹，倪老爹帶了兒子來寫立過繼文書，憑著左鄰開絨線店張國重，右鄰開香蠟店王羽秋。兩個鄰居都到了。那文書上寫道：

「立過繼文書倪霜峰，今將第六子倪廷璽，年方一十六歲，因日食無措，夫妻商議，情願出繼與鮑文卿名下為義子，改名鮑廷璽。此後成人婚娶，俱係鮑文卿撫養。立嗣承祧，兩無異說。如有天年不測，各聽天命。今欲有憑，立此過繼文書，永遠存照。嘉靖十六年十月初一日。立過繼文書：倪霜峰。憑中鄰：張國重，王羽秋。」

都畫了押。鮑文卿拿出二十兩銀子來付與倪老爹去了。鮑文卿又謝了眾人。自此，兩家來往不絕。

這倪廷璽改名鮑廷璽，甚是聰明伶俐。鮑文卿因他是正經人家兒子，不肯叫他學戲，送他讀了兩年書，幫著當家管班。到十八歲上，倪老爹去世了，鮑文卿又拿出幾十兩銀子來替他料理後事，自己去一連哭了幾場，依舊叫兒子去披麻戴孝，送倪老爹入土。自此以後，鮑廷璽著實得力。他娘說他是螟蛉之子，不疼他，只疼的是女兒、女婿。鮑文卿說他是正經人家兒女，比親生的還疼些。每日喫茶喫酒，都帶著他。在外攬生意，都同著他，讓他賺幾個錢，添衣帽鞋襪。又心裏算計，要替他娶個媳婦。

那日早上，正要帶著鮑廷璽出門，只見門口一個人，騎了一匹騾子，到門口下了騾子進來。鮑文卿認得是天長縣杜老爺的管家姓邵的，便道：「邵大爺，你幾時過江來的？」邵管家道：「特過江來尋鮑師父。」鮑文卿同他作了揖，叫兒子也作了揖，請他坐下。拿水來洗臉，拿茶來喫。喫著，問道：「我記得你家老太太該在這年把正七十歲。想是過來定戲的？你家大老爺在府安？」邵管家笑道：「正是為此。老爺吩咐要定二十本戲。鮑師父，你家可有班子？若有，就接了你的班子過去。」鮑文卿道：「我家現有一個小班，自然該去伺候。只不知要幾時動身？」邵管家道：「就在出月動身。」說罷，邵管家叫跟騾的人把行李搬了進來，騾子打發回去。邵管家在被套內取出一封銀子來遞與鮑文卿道：「這是五十兩定銀。鮑師父，你且收了。

其餘的，領班子過去再付。」文卿收了銀子，當晚整治酒席，大盤大碗，留邵管家喫了半夜。次日，邵管家上街去買東西；買了四五天，僱頭口，先過江去了。鮑文卿也就收拾，帶著鮑廷璽，領了班子，到天長杜府去做戲。做了四十多天回來，足足賺了一百幾十兩銀子。父子兩個，一路感杜府的恩德不盡。那一班十幾個小戲子，也是杜府老太太每人另外賞他一件棉襖，一雙鞋襪。各家父母知道，也著實感恩，又來謝了鮑文卿。鮑文卿仍舊領了班子在南京城裏做戲。

那一日，在上河去做夜戲，五更天散了戲，戲子和箱都先進城來了，他父子兩個在上河澡堂子裏洗了一個澡，喫了些茶、點心，慢慢走回來。到了家門口，鮑文卿道：「我們不必攏家了。內橋有個人家，定了明日的戲，我和你趁早去把他的銀子秤來。」當下鮑廷璽跟著，兩個人走到坊口，只見對面來了一把黃傘，兩對紅黑帽，一柄遮陽，一頂大轎。知道是外府官過，父子兩個站在房簷下看，讓那傘和紅黑帽過去了。遮陽到了跟前，上寫著「安慶府正堂」。鮑文卿正仰臉看著遮陽，轎子已到。那轎子裏面的官看見鮑文卿，喫了一驚。鮑文卿回過臉來看那官時，原來便是安東縣向老爺，他原來陞了。轎子纔過去，那官叫跟轎的青衣人到轎前說了幾句話，那青衣人飛跑到鮑文卿跟前問道：「太老爺問你可是鮑師父麼？」鮑文卿道：「我便是。太老爺可是做過安東縣陞了來的？」那人道：「是，太爺公館在貢院門口張家河房裏，請鮑師父在那裏去相會。」說罷，飛跑著趕著轎子去了。

鮑文卿領著兒子走到貢院前香蠟店裏買了一個手本，上寫：「門下鮑文卿叩」，走到張家河房門口，知道向太爺已經回寓了，把手本遞與管門的，說道：「有勞大爺稟聲，我是鮑文卿，來叩見太老爺。」門上人接了手本，說道：「你且伺候著。」鮑文卿同兒子坐在板凳上。坐了一會，裏面打發小廝出來問道：「門上的，太爺問有個鮑文卿可曾來？」門上人道：「來了，有手本在這裏。」慌忙傳進手本去。只聽得裏面道：「快請。」鮑文卿叫兒子在外面候著，自己跟了管門的進去。進到河房來，向知府已是紗帽便服，迎了出來，笑著說道：「我的老友到了！」鮑文卿跪下磕頭請安。向知府雙手扶住，說道：「老友，你若只管這樣拘禮，我們就難相與了。」再三再四拉他坐，他又跪下告了坐，方敢在底下一個凳子上坐了。向知府坐下說道：「文卿，自同你別後，不覺已是十餘年。我如今老了。你的鬍子卻也白了許多。」鮑文卿立起來道：「太老爺高陞，小的多不知道，不曾叩得大喜。」向知府道：「請坐下，我告訴你。我在安東做了兩年，又到四川做了一任知州，轉了個二府，今年纔陞到這裏。你自從崔大人死後，回家來做些什麼事？」鮑文卿道：「小的本是戲子出身，回家沒有甚事，依舊教一小班子過日。」向知府道：「你方纔同走的那少年是誰？」鮑文卿道：「那就是小的兒子，帶在公館門口，不敢進來。」向知府道：「為甚麼不進來？叫人快出去請鮑相公進來！」當下一個小廝，領了鮑廷璽進來。他父親叫他磕太老爺的頭。向知府親手扶起，問：「你今年十幾歲了？」鮑廷璽道：「小的今年十七歲了。」向知府道：「好個氣質！像正經人家的兒女！」叫他坐在他父親傍邊。向知府道：「文卿，你這令郎也學戲行的營業麼？」鮑文卿道：「小的不曾教他學戲。他念了兩年書，而今跟在班裏記帳。」向知府道：「這個也好。我如今還要到各上司衙門走走。你不要去，同令郎在我這裏喫了飯，我回來還有話替你說。」說罷，換了衣服，起身上轎去了。鮑文卿同兒子走到管家們房裏，管宅門的王老爹本來認得，彼此作了揖，叫兒子也作了揖。看見王老爹的兒子小王已經長到三十多歲，滿嘴有鬍子了。王老爹極其歡喜鮑廷璽，拿出一個大紅緞子釘金線的鈔袋來，裏頭裝著一錠銀子，送與他。鮑廷璽作揖謝了，坐著說些閒話，喫過了飯。

向知府直到下午纔回來，換去了大衣服，仍舊坐在河房裏，請鮑文卿父子兩個進來坐下，說道：「我明日就要回衙門去，不得和你細談。」因叫小廝在房裏取出一封銀子來遞與他，道：「這是二十兩銀子，你且收著。我去之後，你在家收拾收拾，把班子託與人領著，你在半個月內，同令郎到我衙門裏來，我還有話和你說。」鮑文卿接著銀子，謝了太老爺的賞，說道：「小的總在半個月內，領了兒子到太老爺衙門裏來請安。」當下又留他喫了酒。鮑文卿同兒子回家歇息。次早又到公館裏去送了向太爺的行；回家同渾家商議，把班子暫託與他女婿歸姑爺同教師金次福領著。他自己收拾行李衣服，又買了幾件南京的人事，頭繩，肥皂之類，帶與衙門裏各位管家。

又過了幾日，在水西門搭船。到了池口，只見又有兩個人搭船，艙內坐著。彼此談及，鮑文卿說要到向太爺衙門裏去的。那兩人就是安慶府裏的書辦，一路就奉承鮑家父子兩個，買酒買肉，請他喫著。晚上候別的客人睡著了，便悄悄向鮑文卿說：「有一件事，只求太爺批一個『准』字，就可以送你二百兩銀子。又有一件事，縣裏詳上來，只求太爺駁下去，這件事竟可以送三百兩。你鮑太爺在我們太老爺跟前懇個情罷。」鮑文卿道：「不瞞二位老爹說，我是個老戲子，乃下賤之人。蒙太老爺抬舉，叫到衙門裏來，我是何等之人，敢在太老爺跟前說情？」那兩個書辦道：「鮑太爺，你疑惑我這話是說謊麼？只要你肯說這情，上岸先兌五百兩銀子與你。」鮑文卿笑道：「我若是歡喜銀子，當年在安東縣曾賞過我五百兩銀子，我不敢受。自己知道是個窮命，須是骨頭裏掙出來的錢纔做得肉。我怎肯瞞著太老爺拿這項錢？況且他若有理，斷不肯拿出幾百兩銀來尋人情。若是准了這一邊的情，就要叫那邊受屈，豈不喪了陰德？依我的意思，不但我不敢管，連二位老爹也不必管他。自古道：『公門裏好修行。』你們伏侍太老爺，凡事不可壞了太老爺清名，也要各人保著自己的身家性命。」幾句說的兩個書辦毛骨悚然，一場沒趣，扯了一個淡，罷了。次日早辰，到了安慶，宅門上投進手本去。向知府叫將他父子兩人行李搬在書房裏面住，每日同自己親戚一桌喫飯；又拿出許多紬和布來，替他父子兩個裏裏外外做衣裳。

一日，向知府走來書房坐著，問道：「文卿，你令郎可曾做過親事麼？」鮑文卿道：「小的是窮人，這件事還做不起。」向知府道：「我倒有一句話，若說出來，恐怕得罪你。這事你若肯相就，倒了我一個心願。」鮑文卿道：「太老爺有甚麼話吩咐，小的怎敢不依？」向知府道：「就是我家總管姓王的，他有一個小女兒，生得甚是乖巧，老妻著實疼愛他，帶在房裏，梳頭、裹腳，都是老妻親手打扮。今年十七歲了，和你令郎是同年。這姓王的在我家已經三代，我把投身紙都查了賞他，已不算我家的管家了。他兒子小王，我又替他買了一個部裏書辦名字，五年考滿，便選一個典史雜職。你若不棄嫌，便把你令郎招給他做個女婿。將來這做官的便是你令郎的阿舅了。這個你可肯麼？」鮑文卿道：「太老爺莫大之恩，小的知感不盡！只是小的兒子不知人事，不知王老爹可肯要他做女婿？」向知府道：「我替他說了，他極歡喜你令郎的。這事不要你費一個錢。你只明日拿一個帖子同姓王的拜一拜。一切床帳、被褥、衣服、首飾、酒席之費，都是我備辦齊了，替他兩口子完成好事，你只做個現成公公罷了。」鮑文卿跪下謝太老爺。向知府雙手扶起來，說道：「這是甚麼要緊的事？將來我還要為你的情哩。」

次日，鮑文卿拿了帖子拜王老爹，王老爹也回拜了。到晚上三更時分，忽然撫院一個差官，一匹馬，同了一位二府，抬了轎子，一直走上堂來，叫請向太爺出來。滿衙門的人都慌了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！來摘印了！」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榮華富貴，享受不過片時；潦倒摧頹，波瀾又興多少。

不知這來的官果然摘印與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　向觀察陞官哭友　鮑廷璽喪父娶妻

話說向知府聽見摘印官來，忙將刑名、錢穀相公都請到跟前，說道：「諸位先生將房裏各樣稿案查點查點，務必要查細些，不可移漏了事。」說罷，開了宅門，匆匆出去了。出去會見那二府，拿出一張牌票來看了，附耳低言了幾句，二府上轎去了，差官還在外候著。向太守進來，親戚和鮑文卿一齊都迎著問。向知府道：「沒甚事，不相干。是寧國府知府壞了，委我去摘印。」當下料理馬夫，連夜同差官往寧國去了。

衙門裏打首飾，縫衣服，做床帳、被褥，糊房，打點王家女兒招女婿。忙了幾日，向知府回來了，擇定十月十三大吉之期。衙門外傳了一班鼓手，兩個儐相進來。鮑廷璽插著花，披著紅，身穿紬緞衣服，腳下粉底皂靴，先拜了父親，吹打著，迎過那邊去，拜了丈人、丈母。小王穿著補服，出來陪妹婿。喫過三遍茶，請進洞房裏和新娘交拜合巹，不必細說。次日清早，出來拜見老爺、夫人。夫人另外賞了八件首飾，兩套衣服。衙裏擺了三天喜酒，無一個人不喫到。滿月之後，小王又要進京去選官。鮑文卿備酒替小親家餞行。鮑廷璽親自送阿舅上船，送了一天路纔回來。自此以後，鮑廷璽在衙門裏，只如在雲端裏過日子。

看看過了新年，開了印，各縣送童生來府考。向知府要下察院考童生，向鮑文卿父子兩個道：「我要下察院去考童生，這些小廝們若帶去巡視，他們就要作弊。你父子兩個是我心腹人，替我去照顧幾天。」鮑文卿領了命，父子兩個在察院裏巡場查號。安慶七學共考三場。見那些童生，也有代筆的，也有傳遞的，大家丟紙團，掠磚頭，擠眉弄眼，無所不為。到了搶粉湯包子的時候，大家推成一團，跌成一塊，鮑廷璽看不上眼。有一個童生，推著出恭，走到察院土牆跟前，把土牆挖個洞，伸手要到外頭去接文章，被鮑廷璽看見，要採他過來見太爺。鮑文卿攔住道：「這是我小兒不知世事。相公，你一個正經讀書人，快歸號裏去做文章，倘若太爺看見了，就不便了。」忙拾起些土來把那洞補好，把那個童生送進號去。

考事已畢，發出案來，懷寧縣的案首叫做季萑。他父親是個武兩榜，同向知府是文武同年，在家候選守備。發案過了幾日，季守備進來拜謝，向知府設席相留，席擺在書房裏，叫鮑文卿同著出來坐坐。當下季守備首席，向知府主位，鮑文卿坐在橫頭。季守備道：「老公祖這一番考試，至公至明，合府無人不服。」向知府道：「年先生，這看文字的事，我也荒疎了；倒是前日考場裏，虧我這鮑朋友在彼巡場，還不曾有甚麼弊竇。」此時季守備纔曉得這人姓鮑。後來漸漸說到他是一個老梨園腳色，季守備臉上不覺就有些怪物相。向知府道：「而今的人，可謂江河日下。這些中進士、做翰林的，和他說到傳道窮經，他便說迂而無當；和他說到通今博古，他便說雜而不精。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，全然看不得！不如我這鮑朋友，他雖生意是賤業，倒頗多君子之行。」因將他生平的好處說了一番，季守備也就肅然起敬。酒罷，辭了出來。過三四日，倒把鮑文卿請到他家裏喫了一餐酒。考案首的兒子季萑，也出來陪坐。鮑文卿見他是一個美貌少年，便問：「少爺尊號？」季守備道：「他號叫做葦蕭。」當下喫完了酒，鮑文卿辭了回來，向向知府著實稱贊這季少爺好個相貌，將來不可限量。

又過了幾個月，那王家女兒懷著身子，要分娩；不想養不下來，死了。鮑文卿父子兩個慟哭。向太守倒反勸道：「也罷，這是他各人的壽數，你們不必悲傷了。你小小年紀，我將來少不的再替你娶個媳婦。你們若只管哭時，惹得夫人心裏越發不好過了。」鮑文卿也吩咐兒子，叫不要只管哭。但他自己也添了個痰火疾，不時舉動，動不動就要咳嗽半夜。意思要辭了向太爺回家去，又不敢說出來。恰好向太爺陞了福建汀漳道，鮑文卿向向太守道：「太老爺又恭喜高陞，小的本該跟隨太老爺去；怎奈小的老了，又得了病在身上。小的而今叩辭了太老爺回南京去，丟下兒子跟著太老爺伏侍罷。」向太守道：「老友，這樣遠路，路上又不好走，你年紀老了，我也不肯拉你去。你的兒子，你留在身邊奉侍你，我帶他去做甚麼！我如今就要進京陛見。我先送你回南京去。我自有道理。」次日，封出一千兩銀子，叫小廝捧著，拿到書房裏來，說道：「文卿，你在我這裏一年多，並不曾見你說過半個字的人情。我替你娶個媳婦，又沒命死了。我心裏著實過意不去。而今這一千兩銀子，送與你。你拿回家去置些產業，娶一房媳婦，養老送終。我若做官再到南京來，再接你相會。」鮑文卿又不肯受。向道臺道：「而今不比當初了。我做府道的人，不窮在這一千兩銀子。你若不受，把我當做甚麼人？」鮑文卿不敢違拗，方纔磕頭謝了。向道臺吩咐叫了一隻大船，備酒替他餞行，自己送出宅門。鮑文卿同兒子跪在地下，洒淚告辭。向道臺也揮淚和他分手。

鮑文卿父子兩個，帶著銀子，一路來到南京，到家告訴渾家向太老爺這些恩德，舉家感激。鮑文卿扶著病出去尋人，把這銀子買了一所房子，兩副行頭，租與兩個戲班子穿著；剩下的，家裏盤纏。又過了幾個月，鮑文卿的病漸漸重了，臥床不起。自己知道不好了，那日把渾家、兒子、女兒、女婿，都叫在跟前，吩咐他們：「同心同意，好好過日子，不必等我滿服，就娶一房媳婦進來要緊。」說罷，瞑目而逝。閤家慟哭，料理後事。把棺材就停在房子中間，開了幾日喪。四個總寓的戲子都來弔孝。鮑廷璽又尋陰陽先生尋了一塊地，擇個日子出殯，只是沒人題銘旌。正在躊躇，只見一個青衣人飛跑來了，問道：「這裏可是鮑老爹家？」鮑廷璽道：「便是。你是那裏來的？」那人道：「福建汀漳道向太老爺來了，轎子已到了門前。」鮑廷璽慌忙換了孝服，穿上青衣，到大門外去跪接。向道臺下了轎，看見門上貼著白，問道：「你父親已是死了？」鮑廷璽哭著應道：「小的父親死了。」向道臺道：「沒了幾時了？」鮑廷璽道：「明日就是四七。」向道臺道：「我陛見回來，從這裏過，正要會會你父親，不想已做故人。你引我到柩前去。」鮑廷璽哭著跪辭，向道臺不肯，一直走到柩前，叫著：「老友文卿！」慟哭了一場，上了一炷香，作了四個揖。鮑廷璽的母親也出來拜謝了。向道臺出到廳上，問道：「你父親幾時出殯？」鮑廷璽道：「擇在出月初八日。」向道臺道：「誰人題的銘旌？」鮑廷璽道：「小的和人商議，說銘旌上不好寫。」向道臺道：「有甚麼不好寫！取紙筆過來。」當下鮑廷璽送上紙筆。向道臺取筆在手，寫道：

「皇明義民鮑文卿享年五十有九之柩。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福建汀漳道老友向鼎頓首拜題。」

寫完，遞與他道：「你就照著這個送到亨彩店內去做。」又說道：「我明早就要開船了。還有些少助喪之費，今晚送來與你。」說罷，喫了一杯茶，上轎去了。鮑廷璽隨即跟到船上，叩謝過了太老爺回來。晚上，向道臺又打發一個管家，拿著一百兩銀子，送到鮑家。那管家茶也不曾喫，匆匆回船去了。

這裏到出月初八日，做了銘旌。吹手、亭彩、和尚、道士、歌郎，替鮑老爹出殯，一直出到南門外。同行的人，都出來送殯。在南門外酒樓上擺了幾十桌齋。喪事已畢。

過了半年有餘，一日，金次福走來請鮑老太說話。鮑廷璽就請了在堂屋裏坐著，進去和母親說了。鮑老太走了出來，說道：「金師父，許久不見。今日甚麼風吹到此？」金次福道：「正是。好久不曾來看老太，老太在家享福。你那行頭而今換了班子穿著了？」老太道：「因為班子在城裏做戲，生意行得細，如今換了一個文元班，內中一半也是我家的徒弟，在盱眙、天長這一帶走。他那裏鄉紳財主多，還賺的幾個大錢。」金次福道：「這樣，你老人家更要發財了。」當下喫了一杯茶，金次福道：「我今日有一頭親事來作成你家廷璽，娶過來倒又可以發個大財。」鮑老太道：「是那一家的女兒？」金次福道：「這人是內橋胡家的女兒。胡家是布政使司的衙門，起初把他嫁了安豐典管當的王三胖。不到一年光景，王三胖就死了。這堂客纔得二十一歲，出奇的人才，就上畫也是畫不就的。因他年紀小，又沒兒女，所以娘家主張著嫁人。這王三胖丟給他足有上千的東西。大床一張，涼床一張，四箱、四櫥。箱子裏的衣裳盛的滿滿的，手也插不下去。金手鐲有兩三付，赤金冠子兩頂。真珠、寶石，不計其數。還有兩個丫頭，一個叫做荷花，一個叫做採蓮，都跟著嫁了來。你若娶了他與廷璽，他兩人年貌也還相合，這是極好的事。」一番話，說得老太滿心歡喜，向他說道：「金師父，費你的心！我還要托我家姑爺出去訪訪；訪的確了，來尋你老人家做媒。」金次福道：「這是不要訪的，……也罷，訪訪也好。我再來討回信。」說罷，去了。鮑廷璽送他出去。到晚，他家姓歸的姑爺走來，老太一五一十，把這些話告訴他，托他出去訪。歸姑爺又問老太要了幾十個錢帶著，明日早上去喫茶。

次日，走到一個做媒的沈天孚家。沈天孚的老婆也是一個媒婆，有名的沈大腳。歸姑爺到沈天孚家，拉出沈天孚來，在茶館裏喫茶，就問起這頭親事。沈天孚道：「哦！你問的是胡七喇子麼？他的故事長著哩！你買幾個燒餅來，等我喫飽了和你說。」歸姑爺走到隔壁買了八個燒餅，拿進茶館來，同他喫著，說道：「你說這故事罷。」沈天孚道：「慢些，待我喫完了說。」當下把燒餅喫完了，說道：「你問這個人怎的？莫不是那家要娶他？這個堂客是娶不得的！若娶進門，就要一把天火！」歸姑爺道：「這是怎的？」沈天孚道：「他原是跟布政使司胡偏頭的女兒。偏頭死了，他跟著哥們過日子。他哥不成人，賭錢喫酒，把布政使的缺都賣掉了。因他有幾分顏色，從十七歲上就賣與北門橋來家做小。他做小不安本分，人叫他『新娘』，他就要罵，要人稱呼他是『太太』。被大娘子知道，一頓嘴巴子，趕了出來。復後嫁了王三胖。王三胖是一個候選州同，他真正是太太了。他做太太又做的過了：把大獃的兒子、媳婦，一天要罵三場；家人、婆娘，兩天要打八頓。這些人都恨如頭醋。

不想不到一年，三胖死了。兒子疑惑三胖的東西都在他手裏，那日進房來搜；家人、婆娘又幫著，圖出氣。這堂客有見識，預先把一匣子金珠首飾，一總倒在馬桶裏。那些人在房裏搜了一遍，搜不出來；又搜太太身上，也搜不出銀錢來。他借此就大哭大喊，喊到上元縣堂上去了，出首兒子，上元縣傳齊了審，把兒子責罰了一頓，又勸他道：『你也是嫁過了兩個丈夫的了，還守甚麼節！看這光景，兒子也不能和你一處同住，不如叫他分個產業給你，另在一處。你守著，也由你；你再嫁，也由你。』當下處斷出來，他另分幾間房子，在胭脂巷住。就為這胡七喇子的名聲，沒有人敢惹他。這事有七八年了。他怕不也有二十五六歲，他對人自說二十一歲。」歸姑爺道：「他手頭有千把銀子的話，可是有的？」沈天孚道：「大約這幾年也花費了。他的金珠首飾，錦緞衣服，也還值五六百銀子。這是有的。」歸姑爺心裏想道：「果然有五六百銀子，我丈母心裏也歡喜了。若說女人會撒潑，我那怕磨死倪家這小孩子！」因向沈天孚道：「天老，這要娶他的人，就是我丈人抱養這個小孩子。這親事是他家教師金次福來說的。你如今不管他喇子不喇子，替他撮合成了，自然重重的得他幾個媒錢。你為甚麼不做？」沈天孚道：「這有何難，我到家叫我家堂客同他一說，管包成就。只是謝媒錢在你。」歸姑爺道：「這個自然。我且去罷，再來討你的回信。」當下付了茶錢，出門來，彼此散了。

沈天孚回家來和沈大腳說。沈大腳搖著頭道：「天老爺！這位奶奶可是好惹的！他又要是個官，又要有錢，又要人物齊整，又要上無公婆，下無小叔、姑子。他每日睡到日中纔起來，橫草不拿，豎草不拈，每日要喫八分銀子藥。他又不喫大葷，頭一日要鴨子，第二日要魚，第三日要茭兒菜鮮筍做湯。閒著沒事，還要橘餅、圓眼、蓮米搭嘴。酒量又大，每晚要炸麻雀，鹽水蝦，喫三斤百花酒。上床睡下，兩個丫頭輪流著捶腿，捶到四更鼓盡纔歇。我方纔聽見你說的，是個戲子家，戲子家有多大湯水弄這位奶奶家去！」沈天孚道：「你替他架些空罷了！」沈大腳商議道：「我如今把這做戲子的話藏起不要說，也並不必說他家弄行頭。只說他是個舉人，不日就要做官；家裏又開著字號店，廣有田地。這個說法好麼？」沈天孚道：「最好！最好！你就這麼說去！」

當下沈大腳喫了飯，一直走到胭脂巷，敲開了門。丫頭荷花迎著出來問：「你是那裏來的？」沈大腳道：「這裏可是王太太家？」荷花道：「便是。你有甚麼話說？」沈大腳道：「我是替王太太講喜事的。」荷花道：「請在堂屋裏坐。太太纔起來，還不曾停當。」沈大腳說道：「我在堂屋裏坐怎的，我就進房裏去見太太。」當下揭開門簾進房，只見王太太坐在床沿上裹腳，採蓮在傍邊捧著礬盒子。王太太見他進來，曉得他為媒婆，就叫他坐下，叫拿茶與他喫。看著太太兩隻腳足足裹了有三頓飯時纔裹完了；又慢慢梳頭、洗臉、穿衣服，直弄到日頭趖西纔清白。因問道：「你貴姓？有甚麼話來說？」沈大腳道：「我姓沈。因有一頭親事來效勞，將來好喫太太喜酒。」王太太道：「是個甚麼人家？」沈大腳道：「是我們這水西門大街上鮑府上，人都叫他鮑舉人家。家裏廣有田地，又開著字號店，足足有千萬貫家私。本人二十三歲，上無父母，下無兄弟兒女，要娶一個賢慧太太當家，久已說在我肚裏了。我想這個人家，除非是你這位太太纔去得，所以大膽來說。」王太太道：「這舉人是他家甚麼人？」沈大腳道：「就是這要娶親的老爺了，他家那還有第二個！」王太太道：「是文舉，武舉？」沈大腳道：「他是個武舉。扯的動十個力氣的弓，端的起三百斤的制子，好不有力氣！」王太太道：「沈媽，你料想也知道我是見過大事的，不比別人。想著一初到王府上，纔滿了月，就替大女兒送親，送到孫鄉紳家。那孫鄉紳家三間大敞廳，點了百十枝大蠟燭，擺著糖斗、糖仙，喫一看二眼觀三的席，戲子細吹細打，把我迎了進去。孫家老太太，戴著鳳冠，穿著霞帔，把我奉在上席正中間，臉朝下坐了。我頭上戴著黃豆大珍珠的拖掛，把臉都遮滿了，一邊一個丫頭拿手替我分開了，纔露出嘴來喫他的蜜餞茶。唱了一夜戲，喫了一夜酒。第二日回家，跟了去的四個家人婆娘，把我白綾織金裙子上弄了一點灰，我要把他一個個都處死了；他四個一齊走進來跪在房裏，把頭在地板上磕的撲通撲通的響，我還不開恩饒他哩。沈媽，你替我說這事，須要十分的實；若有半些差池，我手裏不能輕輕的放過了你。」沈大腳道：「這個何消說。我從來是一點水一個泡的人，比不得媒人嘴。若扯了一字謊，明日太太訪出來，我自己把這兩個臉巴子送來給太太掌嘴。」王太太道：「果然如此？好了，你到那人家說去。我等你回信。」當下包了幾十個錢，又包了些黑棗、青餅之類，叫他帶回去與娃娃喫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忠厚子弟，成就了惡姻緣；骨肉分張，又遇著親兄弟。

不知這親事說成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　王太太夫妻反目　倪廷珠兄弟相逢

話說沈大腳問定了王太太的話，回家向丈夫說了。次日，歸姑爺來討信，沈天孚如此這般告訴他說：「我家堂客過去，著實講了一番，這堂客已是千肯萬肯。但我說明了他家是沒有公婆的，不要叫鮑老太自己來下插定。到明日，拿四樣首飾來，仍舊叫我家堂客送與他，擇個日子就抬人便了。」歸姑爺聽了這話，回家去告訴丈母說：「這堂客手裏有幾百兩銀子的話是真的；只是性子不好些，會欺負丈夫。這是他兩口子的事，我們管他怎的！」鮑老太道：「這管他怎的！現今這小廝傲頭傲腦，也要娶個辣燥些的媳婦來制著他纔好！」老太主張著要娶這堂客，隨即叫了鮑廷璽來，叫他去請沈天孚、金次福，兩個人來為媒。鮑廷璽道：「我們小戶人家，只是娶個窮人家女兒做媳婦好。這樣堂客，要了家來，恐怕淘氣。」被他媽一頓臭罵道：「倒運的奴才！沒福氣的奴才！你到底是那窮人家的根子，開口就說要窮！將來少不的要窮斷你的筋！像他有許多箱籠，娶進來擺擺房也是熱鬧的！你這奴才，知道甚麼！」罵的鮑廷璽不敢回言，只得央及歸姑爺同著去拜媒人。歸姑爺道：「像娘這樣費心，還不討他說個是，只要揀精揀肥，我也犯不著要效他這個勞。」老太又把姑爺說了一番，道：「他不知道好歹，姐夫不必計較他。」姑爺方纔肯同他去拜了兩個媒人。次日，備了一席酒請媒。鮑廷璽有生意，領著班子出去做戲了，就是姑爺作陪客。老太家裏拿出四樣金首飾，四樣銀首飾來，還是他前頭王氏娘子的，交與沈天孚去下插定。沈天孚又賺了他四樣。只拿四樣首飾，叫沈大腳去下插定。那裏接了，擇定十月十三日過門。到十二日，把那四箱、四櫥，和盆桶、錫器、兩張大床，先搬了來。兩個丫頭坐轎子跟著，到了鮑家，看見老太，也不曉得是他家甚麼人，又不好問，只得在房裏鋪設齊整，就在房裏坐著。明早，歸家大姑娘坐轎子來。這裏請了金次福的老婆和錢麻子的老婆兩個攙親。到晚，一乘轎子，四對燈籠火把，娶進門來。進房撒帳，說四言八句，拜花燭，喫交杯盞，不必細說。五更鼓出來拜堂，聽見說有婆婆，就惹了一肚氣，出來使性摜氣磕了幾個頭，也沒有茶，也沒有鞋。拜畢，就往房裏去了。丫頭一會出來要雨水煨茶與太太嗑；一會出來叫拿炭燒著了進去與太太添著燒速香；一會出來到廚下叫廚子蒸點心、做湯拿進房來與太太喫。兩個丫頭，川流不息的在家前屋後的走，叫的太太一片聲響。鮑老太聽見道：「在這裏叫甚麼太太！連奶奶也叫不的！只好叫個相公娘罷了！」丫頭走進房去把這話對太太說了，太太就氣了個發昏。

到第三日，鮑家請了許多的戲子的老婆來做朝。南京的風俗：但凡新媳婦進門，三天就要到廚下去收拾一樣菜，發個利市。這菜一定是魚，取「富貴有餘」的意思。當下鮑家買了一尾魚，燒起鍋，請相公娘上鍋。王太太不采，坐著不動。錢麻子的老婆走進房來道：「這使不得。你而今到他家做媳婦，這些規矩是要還他的。」太太忍氣吞聲，脫了錦緞衣服，繫上圍裙，走到廚下，把魚接在手內，拿刀刮了三四刮，拎著尾巴，望滾湯鍋裏一摜。錢麻子老婆正站在鍋檯傍邊看他收拾魚，被他這一摜，便濺了一臉的熱水，連一件二色金的緞衫子都弄濕了，嚇了一跳，走過來道：「這是怎說！」忙取出一個汗巾子來揩臉。王太太丟了刀，骨都著嘴，往房裏去了。當晚堂客上席，他也不曾出來坐。

到第四日，鮑廷璽領班子出去做夜戲，進房來穿衣服。王太太看見他這幾日都戴的是瓦楞帽子，並無紗帽，心裏疑惑他不像個舉人。這日見他戴帽子出去，問道：「這晚間你往那裏去？」鮑廷璽道：「我做生意去。」說著，就去了。太太心裏越發疑惑；「他做甚麼生意？」又想道：「想是在字號店裏算帳。」一直等到五更鼓天亮，他纔回來。太太問道：「你在字號店裏算帳，為甚麼算了這一夜？」鮑廷璽道：「甚麼字號店？我是戲班子裏管班的，領著戲子去做夜戲纔回來。」太太不聽見這一句話罷了；聽了這一句話，怒氣攻心，大叫一聲，望後便倒，牙關咬緊，不省人事。鮑廷璽慌了，忙叫兩個丫頭拿薑湯灌了半日。灌醒過來，大哭大喊，滿地亂滾，滾散頭髮；一會又要扒到床頂上去，大聲哭著，唱起曲子來。原來氣成了一個失心瘋。嚇的鮑老太同大姑娘都跑進來看；看了這般模樣，又好惱，又好笑。正鬧著，沈大腳手裏拿著兩包點心，走到房裏來賀喜。纔走進房，太太一眼看見，上前就一把揪住，把他揪到馬子跟前，揭開馬子，抓了一把尿屎，抹了他一臉一嘴。沈大腳滿鼻子都塞滿了臭氣。眾人來扯開了。沈大腳走出堂屋裏，又被鮑老太指著臉罵了一頓。沈大腳沒情沒趣，只得討些水洗了臉，悄悄的出了門，回去了。

這裏請了醫生來。醫生說：「這是一肚子的痰，正氣又虛，要用人參、琥珀。」每劑藥要五錢銀子。自此以後，一連害了兩年，把些衣服、首飾都花費完了；兩個丫頭，也賣了。歸姑爺同大姑娘和老太商議道：「他本是螟蛉之子，又沒中用。而今又弄了這個瘋女人來，在家鬧到這個田地，將來我們這房子和本錢，還不夠他喫人參、琥珀！喫光了，這個如何來得？不如趁此時將他趕出去，離門離戶，我們纔得乾淨，一家一計過日子。」鮑老太聽信了女兒、女婿的話，要把他兩口子趕出去。鮑廷璽慌了，去求鄰居王羽秋、張國重來說。張國重、王羽秋，走過來說道：「老太，這使不得。他是你老爹在時抱養他的。況且又幫著老爹做了這些年生意，如何趕得他出去？」老太把他怎樣不孝，媳婦怎樣不賢，著實數說了一遍，說道：「我是斷斷不能要他的了！他若要在這裏，我只好帶著女兒、女婿，搬出去讓他！」當下兩人講不過老太，只得說道：「就是老太要趕他出去，也分些本錢與他做生意。叫他兩口子光光的怎樣出去過日子？」老太道：「他當日來的時候，只得頭上幾莖黃毛，身上還是光光的！而今我養活的他恁大，又替他娶過兩回親。況且他那死鬼老子也不知是累了我家多少。他不能補報我罷了，我還有甚麼貼他！」那兩人道：「雖如此說，『恩從上流』，還是你老人家照顧他些。」說來說去，說的老太轉了口，許給他二十兩銀子，自己去住。鮑廷璽接了銀子，哭哭啼啼，不日搬了出來，在王羽秋店後借一間屋居住。只得這二十兩銀子，要團班子弄行頭，是弄不起；要想做個別的小生意，又不在行；只好坐喫山空。把這二十兩銀子喫的將光，太太的人參、琥珀藥也沒得喫了，病也不大發了，只是在家坐著哭泣咒罵，非止一日。

那一日，鮑廷璽街上走走回來，王羽秋迎著問道：「你當初有個令兄在蘇州麼？」鮑廷璽道：「我老爹只得我一個兒子，並沒有哥哥。」王羽秋道：「不是鮑家的，是你那三牌樓倪家的。」鮑廷璽道：「倪家雖有幾個哥哥，聽見說，都是我老爹自小賣出去了，後來一總都不知個下落；卻也不曾聽見是在蘇州。」王羽秋道：「方纔有個人，一路找來，找在隔壁鮑老太家，說：『倪大太爺找倪六太爺的。』鮑老太不招應，那人就問在我這裏。我就想到你身上。你當初在倪家可是第六？」鮑廷璽道：「我正是第六。」王羽秋道：「那人找不到，又到那邊找去了。他少不得還找了回來，你在我店裏坐了候著。」少頃，只見那人又來找問。王羽秋道：「這便是倪六爺，你找他怎的？」鮑廷璽道：「你是那裏來的？是那個要找我？」那人在腰裏拿出一個紅紙帖子來，遞與鮑廷璽看。鮑廷璽接著，只見上寫道：

「水西門鮑文卿老爹家過繼的兒子鮑廷璽，本名倪廷璽，乃父親倪霜峰第六子，是我的同胞的兄弟。我叫作倪廷珠。找著是我的兄弟，就同他到公館裏來相會。要緊！要緊！」

鮑廷璽道：「這是了！一點也不錯！你是甚麼人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是跟大太爺的，叫作阿三。」鮑廷璽道：「大太爺在那裏？」阿三道：「大太爺現在蘇州撫院衙門裏做相公，每年一千兩銀子。而今現在大老爺公館裏。既是六太爺，就請同小的到公館裏和大太爺相會。」鮑廷璽喜從天降，就同阿三一直走到淮清橋撫院公館前。阿三道：「六太爺請到河底下茶館裏坐著。我去請大太爺來會。」一直去了。鮑廷璽自己坐著，坐了一會，只見阿三跟了一個人進來，頭戴方巾，身穿醬色緞直裰，腳下粉底皂靴，三綹髭鬚，有五十歲光景。那人走進茶館，阿三指道：「便是六太爺了。」鮑廷璽忙走上前。那人一把拉住道：「你便是我六兄弟了！」鮑廷璽道：「你便是我大哥哥！」兩人抱頭大哭，哭了一場坐下。倪廷珠道：「兄弟，自從你過繼在鮑老爹家，我在京裏，全然不知道。我自從二十多歲的時候就學會了這個幕道，在各衙裏做館。在各省找尋那幾個弟兄，都不曾找的著。五年前，我同一位知縣到廣東赴任去，在三牌樓找著一個舊時老鄰居問，纔曉得你過繼在鮑家了，父母俱已去世了！」說著，又哭起來。鮑廷璽道：「我而今鮑門的事……」倪廷珠道：「兄弟，你且等我說完了。我這幾年，虧遭際了這位姬大人，賓主相得，每年送我束脩一千兩銀子。那幾年在山東，今年調在蘇州來做巡撫。這是故鄉了，我所以著緊來找賢弟。找著賢弟時，我把歷年節省的幾兩銀子，拿出來弄一所房子，將來把你嫂子也從京裏接到南京來，和兄弟一家一計的過日子。兄弟，你自然是娶過弟媳的了？」鮑廷璽道：「大哥在上……」便悉把怎樣過繼到鮑家，怎樣蒙鮑老爹恩養，怎樣在向太爺衙門裏招親，怎樣前妻王氏死了，又娶了這個女人，而今怎樣怎樣被鮑老太趕出來了，都說了一遍。倪廷珠道：「這個不妨。而今弟婦現在那裏？」鮑廷璽道：「現在鮑老爹隔壁一個人家借著住。」倪廷珠道：「我且和你同到家裏去看看，我再作道理。」

當下會了茶錢，一同走到王羽秋店裏。王羽秋也見了禮。鮑廷璽請他在後面。王太太拜見大伯，此時衣服首飾都沒有了，只穿著家常打扮。倪廷珠荷包裏拿出四兩銀子來，送與弟婦做拜見禮。王太太看見有這一個體面大伯，不覺憂愁減了一半，自己捧茶上來。鮑廷璽接著，送與大哥。倪廷珠喫了一杯茶，說道：「兄弟，我且暫回公館裏去。我就回來和你說話，你在家等著我。」說罷，去了。鮑廷璽在家和太太商議：「少刻大哥來，我們須備個酒飯候著。如今買一隻板鴨和幾斤肉，再買一尾魚來，託王羽秋老爹來收拾，做個四樣纔好。」王太太說：「呸！你這死不見識面的貨！他一個撫院衙門裏住著的人，他沒有見過板鴨和肉！他自然是喫了飯纔來！他希罕你這樣東西喫！如今快秤三錢六分銀子，到果子店裏裝十六個細巧圍碟子來，打幾斤陳百花酒候著他，纔是個道理！」鮑廷璽道：「太太說的是。」當下秤了銀子，把酒和碟子都備齊，捧了來家。到晚，果然一乘轎子，兩個「巡撫部院」的燈籠，阿三跟著，他哥來了。倪廷珠下了轎，進來說道：「兄弟，我這寓處沒有甚麼，只帶的七十多兩銀子。」叫阿三在轎櫃裏拿出來，一包一包，交與鮑廷璽，道：「這個你且收著。我明日就要同姬大人往蘇州去。你作速看下一所房子，價銀或是二百兩、三百兩，都可以；你同弟婦搬進去住著，你就收拾到蘇州衙門裏來。我和姬大人說，把今年束脩一千兩銀子都支了與你，拿到南京來做個本錢，或是買些房產過日。」當下鮑廷璽收了銀子，留著他哥喫酒。喫著，說一家父母兄弟分離苦楚的話。說著又哭，哭著又說。直喫到二更多天，方纔去了。

鮑廷璽次日同王羽秋商議，叫了房牙子來，要當房子。自此，家門口人都曉的倪大老爺來找兄弟，現在撫院大老爺衙門裏，都稱呼鮑廷璽是倪六老爺。太太是不消說。又過了半個月，房牙子看定了一所房子，在下浮橋施家巷，三間門面，一路四進，是施御史家的。施御史不在家，著典與人住，價銀二百二十兩。成了議約，付押議銀二十兩。擇了日子搬進去，再兌銀子。搬家那日，兩邊鄰居都送著盒。歸姑爺也來行人情，出分子。鮑廷璽請了兩日酒，又替太太贖了些頭面衣服。太太身子裏又有些啾啾唧唧的起來，隔幾日要請個醫生，要喫八分銀子的藥。那幾十兩銀子，漸漸要完了。

鮑廷璽收拾要到蘇州尋他大哥去，上了蘇州船。那日風不順，船家盪在江北。走了一夜，到了儀徵，船住在黃泥灘，風更大，過不得江。鮑廷璽走上岸要買個茶、點心喫，忽然遇見一個少年人，頭戴方巾，身穿玉色紬直裰，腳下大紅鞋。那少年把鮑廷璽上上下下看了一遍，問道：「你不是鮑姑老爺麼？」鮑廷璽驚道：「在下姓鮑。相公尊姓大名？怎樣這樣稱呼？」那少年道：「你可是安慶府向太爺衙門裏王老爹的女婿？」鮑廷璽道：「我便是。相公怎的知道？」那少年道：「我便是王老爹的孫女婿，你老人家可不是我的姑丈人麼？」鮑廷璽笑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且請相公到茶館坐坐。」當下兩人走進茶館，拿上茶來。儀徵有的是肉包子，裝上一盤來喫著。鮑廷璽問道：「相公尊姓？」那少年道：「我姓季。姑老爹，你認不得我？我在府裏考童生，看見你巡場，我就認得了。後來你家老爹還在我家喫過了酒。這些事，你難道都記不的了？」鮑廷璽道：「你原來是季老太爺府裏的季少爺。你卻因甚麼做了這門親？」季葦蕭道：「自從向太爺陞任去後，王老爹不曾跟了去，就在安慶住著。後來我家岳選了典史，安慶的鄉紳人家，因他老人家為人盛德，所以同他來往起來，我家就結了這門親。」鮑廷璽道：「這也極好。你們太老爺在家好麼？」季葦蕭道：「先君見背，已三年多了。」鮑廷璽道：「姑爺，你卻為甚麼在這裏？」季葦蕭道：「我因鹽運司荀大人是先君文武同年，我故此來看看年伯。姑老爺，你卻往那裏去？」鮑廷璽說：「我到蘇州去看一個親戚。」季葦蕭道：「幾時纔得回來？」鮑廷璽道：「大約也得二十多日。」季葦蕭道：「若回來無事，到揚州來頑頑。若到揚州，只在道門口門簿上一查，便知道我的下處。我那時做東請姑老爺。」鮑廷璽道：「這個一定來奉候。」說罷，彼此分別走了。鮑廷璽上了船，一直來到蘇州，纔到閶門上岸，劈面撞著跟他哥的小廝阿三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榮華富貴，依然一旦成空；奔走道途，又得無端聚會。

畢竟阿三說出甚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